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三四回 黃禮文臥牀作神語 張天祿落難遇狐仙

話說道士見各事齊備，又著黃家把天井裡香台上香燒起。自家把九梁巾除去，頭髮打散，手執雲刷，走到台前行了禮。又著黃猛也行了禮。手拿硃筆，畫了一道符，就燭火上焚去。然後踏罡步斗，在正中台前走了四口九轉。隨後站上台去，高喊道：「黃猛，汝子暴疾，可將病由祝來！」黃猛見說，連忙跪到台下，碰了幾個響頭，祝道：「信士黃猛，只有一子，名叫禮文，年二□二歲。本年臘月二□八日，因在祖父潛善公殿前觀燈，突由月台上墜倒。此時週身綿軟，口不能言。叩求法師開恩，搭救一命。信士自當立願酬謝，至死不忘！」祝畢，又碰了幾個頭，站起身來。見那道士突然眉心中放開一隻神眼，金光四散。手上捏了一個令官訣，對空中畫了許久。黃猛看了這樣，心中大喜，以為這回這兒子該應五行有救。照這樣看來，這個道士不是太上老子，一定也是元始天尊。心裡就這推想的時候，只見那道士放開手訣，收了神光，走下台來，向黃猛說道：「善士請內轉一趨。菩薩的話，都在病人嘴裡，你去聽是了。」黃猛一聽，當下就走到後堂。才到上房門口，但聽那兒子在牀上，撇了一口的京腔喊道：「黃猛，你來了麼？本司奉了九天玄女聖姑的道旨，掌收你的由詞。可歎你這個人枉生了一個閻閻門第，那裡到今日連祝尤二字都不懂麼？本爵聽你的由詞，都是說的得病的原由。你大約把個愆尤的尤字兒，認做個原由的由字兒了。本司把個祝尤的道理講來你聽。大凡人身有病，多因有什麼作孽的地方，做了什麼昧心的事。聖姑這尊神，最歡喜人知過必改。所以到了壇下，必須把自己有什麼罪過，自己講明，他就可以施恩，代你來消災降福。你趕快重到壇前，請奉法道官臨座，再將自己最大的罪過，在壇下視明，本司再代你轉達仙官是了。汝去罷！」說畢，那兒子睡在牀上，還是口也不開。

可憐世上當心要緊的人，無過父母同子女。黃猛這人平日闊式慣的，如像這臘月天氣，輕易是不到天井裡面的。就便有要緊的事晚上出來，前面家人打了燈，身上還要加上披風。那知他今日也不怕冷了，也不嫌黑了，聽見那神人一聲叫他走，連忙就跑到東花廳，連跟人都喊一個。走進廳裡，便向道士說明。那道士照樣又焚了符，上了法台，捏了訣，放了神光。黃猛又跪到台下，心中想道：要論我的兒子，他今年二□二歲一個人，不曾到過外面，卻想不到他什麼罪過；要論他本身，自問什麼人命姦情，卻是計數不繳。若要一定指出個那件罪過，反轉指不出來。而且還有許多闊味的事，真個就說不出口。再四的想去，忽然想起一句話來。暗道：拿去說，倒也是一件冠冕堂皇的罪過，而又與病上卻有關合。主意已定，便叩首祝道：「信士蒙菩薩指點，要得病好，須祝自家的過失。但代吾兒禮文細想，他行年二□二歲，並無什麼獲罪的實跡。信士雖有罪過，卻又難實指其端。因思信士家這一堆月台，自他造成之後，每年上面至少要跌死一人。但所造月台之石，前由信士之祖潛善公取用諸葛公八陣圖之石，共計六百四方，或者因此獲罪於天，亦未可知。信士所想過失之處，捨此並無他端。謹達神前，所祝是實。」黃猛祝畢，又磕了幾個頭站起。道士又放了手訣，收了神光，走下台來。依舊叫黃猛再到後面病人前所說何話。可憐黃猛來來往往，就同充軍一般。道士才吩咐過了，他就連忙又奔進上房。但聽禮文歎了一口氣。那嘴裡唱道：

你的罪過認得真，得罪了諸葛大神人。他的陣圖最利害，怎能彀，你將他，六百四片機關石，輕輕巧巧搬進自家門？一年一口還算是小罪，若不因舊相府，如在常家人，多分是，沒老少，沒大小，沒主僕，沒男女，久已一個不逃生。聖姑念已知罪，格外慈心待你們。罰你五百銀，給那法師去修廟，七日設壇拜斗辰。日夜不絕香與火，就著法師主壇門。自此東廳半面房和屋，禁止那家中童僕不許腳頭伸。汝子之病七日愈，管保你家，自此以後，平安吉慶，吉慶平安福壽增。其子唱畢，一翻身仍然面朝了裡，還是口也不開。

看官，你道這個道士，還是真的，還是假的？我也要交代明白。但照這道士的面場看來，他在外面畫符捏訣，病人在裡面自家說話，真個是一個活神仙，叫人相信不過。那知這個道士並不是真有法術，他本是聞香教分派燕京的一個頭目。初時金人據燕，究竟氣候不正，他在那邊任做什麼犯法的事，也沒人問他。及至元祖滅燕，他到底是一朝人主，各事賞罰嚴明。元朝又在他本國中請幾位有道行的喇嘛僧來稽查妖法惑世，專辦聞香教的羽黨。這道士存不住身，其時小西天還未滅，因此就裝住遊方，直向南行。那知過了黃河，聽說小西天大事已去，沒處投奔，只得乞食雲遊。

到了襄陽這地方，該應他運氣到了。住了一個破土地廟裡面，到了三更向後，覺道身旁有一人搖他。他把眼睛一睜，只見燈燭輝煌，亭台殿閣，彷彿一個大家宅院景象。旁邊有一短鬚、衣著半截直掇，向他道：「老道友，你睡迷了。我搖了你許多時候，你快些起來，跟我走罷。老主人向你有話說呢！」其時這道士那知就裡，跟了那短鬚，直向裡走。曲曲折折，走了無數的路，由一角門進裡。才進了門，那裡面問道：「來了麼？」短鬚奴應道：「來了。」話言才了，只見一位老者，白須過胸，銀眉覆目，身著米色道袍，腰繫黃絲絛，彷彿一尊北極長生大帝的樣子，手拖竹杖，由屋裡迎出。那道士一見，奇異不過，連忙上前施禮。老道止住道：「不必客氣。將後你我可忘形交。」說著攬住這道士之手，走進屋裡。只見當中設了一張桌子，對面兩個座頭，酒菜已設得停停噹噹。魚臉雞羹，都與人間做法不同，惟中間累累的一盤連殼雞蛋。老者讓道士進裡，讓座奉茶，說道：「世俗厭氣，我們就隨便小欲罷。」可憐道士當日趕到襄陽，因太陽已落，沒處乞化，五臟廟本空虛得很。看見這許多的肴撰，擺了一桌，卻然正中下懷。那口內饞涎，已經在喉嚨裡打鞦韆了。見老者這樣說法，也不謙禮，便同老者對面坐下。

酒過三巡，老者便自言黃氏，直言狐種不諱。雲幼時生於塗山，能道禹王及涂山氏狀貌。後隨父往游魯國，路遇仲子路，驚遁到此，修煉二千餘年。道士聽畢，嚇得目瞪口呆。老者看他這樣，便笑道：「虧汝以術行世，見一狐就驚懼乃爾。雖然，子無慮，吾為汝禍，將不直言告汝矣。汝汝將慮破袍被人剝去耶？」語止大笑。道士一想，見他語頗不謬，當下也自陳姓氏：本張氏子，在武林雷祖寺出家，法名天祿。後奉聞香教主命令，管理燕京教務。因元祖帶來喇嘛僧，不能相容，只好見機而作。道：「在下有個道友劉香妙，在小西天起事，就想南來投他收用。不料過了黃河，小西天已被官兵所滅，劉香妙已死，以致流落江湖。不料到此，遇見道長，可雲絕處逢生了。」老者聽了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你但知道小西天被官兵所滅，那裡官兵就有這樣的能為嗎？全是知覺羅漢濟顛僧所做的事，你們這班死在他手上的，也就著實不少呢！」天祿道：「請教這個濟顛和尚究竟是一個什麼人呢？」老狐道：「他本是西湖靈隱寺的一個瘋和尚，那知他卻是佛前知覺金容羅漢轉世，道行是再大不過。有一句話，你謹記在心：以後設或在什麼場面上遇著了他，趁早迴避的好。同他作下對來，他卻也不殺你，他自然有一個法子，請你自家去上死路。」二人吃著談著，張天祿好不高興。可算由出北京城到今日，才第一次裝了一個飽肚皮。

酒到殘場，老狐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你如今到了此地，可曾想到一個混飯吃的法子呢？」張天祿道：「要說到一個道院裡住客，自問經懺等類，也都可以拿得起。無如身上濫樓得這樣，實在無法可想了。」老狐道：「這是拙計，我倒有個法子。實不相瞞，我們同類的到了有五十年之後，專要講求採戰之法，功成最速。但深閨內院，都有護宅神，不得由我進去。我想你我合在一處是最好的，我代你做個祝尤科，四路代人治起病來。你在明處，我在暗處，有我內中幫助，一些小小疾病，自然手到病除。倘然轟動起來，自然就有大門樓子請了家去看病。祝尤，祝尤，他必定要祝出自家罪過。那時我便附在病人身上，罰他贖罪錢，就終你受用了。他家既請我們進裡治病，我到了這個人家，叫做名正言順。那護宅神便不敢向我翻眼。我借此就可揀好的要好的，不是兩全其美嗎？」就此便教了他一切的圈套，議論已定。老狐又代他想法，吸了人家幾兩銀子，教他明日先整理整理衣服，以及雲刷布招之類。

張天祿接銀到手，便向老狐問道：「仙長，這銀子既來這樣容易，又何必我去尋錢？最好一個錢不要人家的，那閻閻之家，豈不格外相信？長者只要有處採戰罷了。我靠住仙長，還怕沒有銀子用嗎？」老狐聽說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你這話也似乎有理，但你局外人不知道做狐的難處。假若這樣容易取錢，想我們狐族到處都有，那地方上的銀號金珠店豈不天天要少數嗎？可憐我們吸人

家幾兩銀子，比做賊還要難些兒呢。做賊的只要有得進，摸著人家藏處，不論多少，只管背了就走。我們做狐的，一者人家登過帳的銀子是偷不到；二者還要失時倒運，護宅神、管庫神，不管他事的時候才可動手。就如吸人家一些飲食，也要人家有大事，大淌頭裡面少掉些沒得曉得，才能動手。假如人家菜蔬雖多，他幾碗幾盆的，幾桌幾樣的都有數目，也就沒得下手了。」張天祿聽老狐這樣一說，心中才得明白。老狐道：「我們自此議定，你明日照樣去辦，後日一定就上街去碰機會。到處我跟著你走，你也不必喊我，有甚關節，我自然就著你耳朵向你說明是了。」

說罷，那老狐突然不見，一切燈火通身熄掉，不上一會，天光大亮，自己卻坐在破廟花台之上，手上拿出來看看，果然兩錠雪白的紋銀，約有八九兩重，張天祿好生歡喜。候著市上開了門，先跑到衣店裡去，買了一件太極衣的道袍，又買了一雙鞋子，一頂九梁巾，以及雲刷之類，統統裝扮好了。又買了一匹白布，寫了一個「活神仙張天祿祝尤科」的招牌。多下來的便縫了一個包袱，以備好打地攤。其像又買了黃紙、銀朱、筆墨、硯台、香盤、線香等等。又跑到一個大廟裡去，在那海島上偷了一個小菩薩，打了一個大包。心中想道：今天這樣，不能再宿古廟了，當尋片小客棧住下方好。忽又想到：我若是不去，那仙長明日還不知我在那處。想到此處，忽聽耳邊有人低低說道：「我在這裡呢。」張天祿一聽，好不歡喜，當下便尋了一個小客棧住下。到了第二日，約著早茶向後，張天祿收拾得乾乾淨淨，身上背著包袱，左手拿了布招，右手拿住雲刷，一搖二擺的出了棧房門。兩頭望了一望，但見那東邊是一個熱鬧市口。主意打定，一逕便向東走去。畢竟這一去，醫了些什麼病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